国家网络发行 ICP 备案号: 渝 ICP 备 15001097 号

2021·1 总第 001 期 创刊号



TOGETHER

内部刊物 交流使用

共同 2021:1 1

关于

《共同》编辑委员会

- · 执行主编 汪俊择
- · 责任编辑 汪俊择
- · 政治审查 汪俊择
- · 地图审查 汪俊择
- · 封面设计 汪俊择
- · 网络发行 汪俊择

《共同》订阅渠道

《共同》是内部刊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您可访问 https://together.askdream.top 获取更多信息,下文所指的'出版'或'发行'均指内部小范围传播

《共同》出版时间不定时,原则上最长出版间隔为60日

下次最早出版时间 2021年1月18日 下次最晚出版时间 2020年2月22日

说明

本刊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发行的及语音版《共同》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编辑部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专人专户管理,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执行主编联系领取

版权声明

本刊所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文章,图片,标识,版式设计等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被视为主动保证其稿件系作者本人原创,无抄袭行为,不包含现行法律相抵触的内容。文责自负,敬请自重

本期总字数 5606 字

目录

Part 1 火炬

我们的共同 汪俊择 P2-3

Part 2 钟声

本期暂无

Part 3 文化

《呐喊》自序 鲁迅 P4

《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倾听世界的声音 P3

我们的共同

汪俊择

共同走过的岁月, 时间终究会为它赋上应得 的意义

在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故事

在我刚上 5 年级时,有一次课间,两个同学在走廊上玩闹,一个同学的膝盖绊到了地上,把皮擦破了,我们非常默契的把他扶到了医务室,擦了一点药水便回班上了,整个过程始终是一群 11 岁的孩子在 5 分钟内完成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老师也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就是一件小事,但是 从那件事之后,我的心中逐渐有了一个模糊 的图景,那是一个笼罩着迷雾的图景,但雾 气挡不住光芒万丈的太阳,4年的时间过去, 我终于明白它所代表的意义。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 1960 年代, 在远东西伯利亚, 有无数的共产党员为了自己心中的红旗在劳动, 再远些, 20 年前纳粹的坦克开进苏联时, 也是他们用肉身换来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主权。

用生命换取崇高的东西在人类里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70年前,我们国家就有4000万人这样做了———《朝闻道》刘慈欣

在这里我不会探讨它的意义何在,也不会 描述两个一百年的壮丽篇章,我们要讨论的, 是基础的多的东西。

当个人为了集体献出一些东西时,我们说他们结成了共同战线,可你又是否明白,共同的意义?

所谓共同,我以为,是齐心协力。是风雨同行,是同舟共济。我们不需要牺牲,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也不需要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只需要尽到对集体最大的责任,而这责任,则是要'一人包全'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所倡议的共同,不是指一个人将一切一股脑的贡献给集体,而是有理性,有思考,有判断的选择集体的方向,集体的发展,再给予必要的援助的。

说的确实有些混乱, 简而言之, 所谓共同, 不是指集体想要你贡献什么, 而是指你能给 集体带来什么

我不承诺给大家带来什么,但我承诺我会努力让大家一起赢得什么

---《当选感言》汪俊择

所谓共同,是指一个集体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明白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为了什么而投身于这个事业,这一点,苏联做到了,所以,它曾经拥有'老大哥'的荣誉。

但是,如果只剩下狂热的信仰,那与邪教组织无异,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快速解体的原因——对领导人的信仰过于崇拜,导致领导人作出的错误决策在短时间内反映出巨大效果,根本来不及纠正。

计算机术语里有一个词叫去中心化, Serverless,是指不需要任何服务器和超级计算机,把所有计算都放到客户端(手机,电脑)上来存储,这样,保证了服务器无法使用时的功能最大化,这时,每台手机都是数据中心。

我们的共同,想要达成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每一个人都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更加现实的,类似于上文描述的去中心化网络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手机性能不够,怎么办?

具体到一个集体而言,表现在集体的运行会越来越迟钝,错误越来越多,最后,这所有的压力就会突然爆发,GameOver。

要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只有两种办法 ——升级手机配置,或者回到服务器模式

现阶段中国社会采用的,就是第二种模式。 中国社会的高度内卷,绝非是一人能扭转的, 庞大的人口决定了第一种模式的不可能。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行?

----教育

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 正如 手机的配置一样, 而教育的提升, 需要漫长 的时间, 和无数的人力,

并且,教育本身,就在出现问题。

义务教育阶段,是中国社会内卷最严重的 的区域,在这里,不仅有成绩上的比较,还 有生活的比较。与工作不同,你几乎没有机

3

会换一个环境,这也注定了在一个环境里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孩子们通常是不具有思维境界的,他们很难寻找到一个'共同化'的集体,最终只能各自为营,用生活化的气息,动不动就告老师找家长

有些同学看到这里(你能坚持看到这里很不错了),觉得我就是在变相批评告老师的·行为。但是你错了,在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我们必须寻求外力的协助。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些小事,就如我开头的故事所讲到的一样,无非就是摔倒了。这个时候,一个集体的作用就应该表现出来,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坐在走廊上大哭,或哭爹喊娘,或跑进办公室。

好了,在说下去三观都要不正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遇到校园暴力等极端行为时,必须寻求外力介入!**但是其他时候,也许你可以试试和同学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拿学校生活来举例子,第一,我 和你一样,都还是个孩子,学校毕竟是我们 生活的场所,也是我们未来十年内度过时间 最长的地方;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教育 事业的问题,总是会决定国家的未来。

忽视基础教育,大难必将临头!

---鲁迅

上面洋洋洒洒 2000 字的文章, 凝结了 我思考的结果, 碍于我的视野和年龄, 这就是我目前对所有问题想到的最优解,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又会有新方法, 但是时间不会改变一切, 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决定, 因此, 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希望在未来, 有人能回忆起它。相信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仍然会记得, 曾经有一个少年, 为自己所认为的问题, 提出了一个天真但满怀热血的解决方案。

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你的思考或改变, 这就是我希望的最大意义。

谢谢!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只为了一个答案 可世界能给你什么呢 它永远都沉默着 你走入无垠的废墟啊 只为了寻一朵花 可这里却是寸草不生 容不下一个做梦的人 但就算这尘世再寒凉再冷漠 你心头那捧血也依然要温热 在残破人间拼凑一个完整的魂魄 你并非真的一无所有 只要仍抱有善良的心啊 可为了一个信念死去 这究竟值不值得 但就算这一刻再失望再失落 你眼中那团火也依然要鲜活 在残破人间拼凑一个完整的魂魄 路终有尽头但星火永不坠落 世界是寡言的矛盾的无解的 而你心诚血热始终是善良的 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陌生的过客 面对那庞大的宇宙般的困惑



谜底却如隐喻永恒地混沌着

在那路尽头有未知的无限的可能

《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周深 网易云聆听

4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 以为在这途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 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 走异路, 逃异地,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 的母亲没有法, 办了八元的川资, 说是由 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 事, 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 所谓学洋 务, 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 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要加倍的奚落而且 排斥的, 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 在这学堂里, 我才知道世上还 有所谓格致, 算学, 地理, 历史, 绘图和 体操。生理学并不教, 但我们却看到些木 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 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 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 便渐渐的悟得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 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 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 后来便使我的 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 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 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战争 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 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 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 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 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 而时间还没 有到, 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 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 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 比较的多了, 我在这一个讲堂中, 便须常 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 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 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 一样是强壮的体格, 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 侦探, 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 而围 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

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 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 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 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 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 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 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 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 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 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 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 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 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 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 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 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 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 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对境,是不能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共同 2021:1 6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 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 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 京。